

## □ 值年园地

上，还是在井冈山山区的老乡家里，我们通过聊天、询问，做了大量的笔记和资料收集工作。这次调研，尽管吃了很多苦，但对老区的情况有了真切的感受，读了社会这本“无字书”，受益匪浅。还有一件事是在和任宝双去深圳实习后，两人揣着实习单位发的400块钱去上海、苏州、杭州来了一趟穷游，每到一地我们住在最便宜的小旅馆里，却要大口地享受当地的名菜和啤酒，甚是快哉。

如今，因为工作关系，我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，但却再也不是当年的感觉。《银橄榄》让我想起结13的很多往事，它是我们青春岁月最好的见证之一。结13班那种团结友爱的氛围、自强不息的精神熏陶着我，成为我的精神营养。而我在参

加工作后，恰好长期驻阿尔及利亚，那里遍地都是橄榄树，橄榄是当地人的日常食物，也是我的最爱。

阿尔及利亚地处北非，是个美丽的国度。2002年总公司派我到阿尔及利亚任分公司副总经理，2007年起任总经理，2014年底调回国内总部。12年间，我从刚刚而立到过了不惑，分公司年度营业收入从不到3000万美元增长到超过12亿美元，承建的项目北起地中海畔，南到撒哈拉沙漠，成为阿国最大的也最受信任的承包商。回想起阿国这12年，又何尝不是吃橄榄的味道！既有很多困难和挫折，更有很多努力之后的喜悦和幸福。与一帆风顺的人生相比，我更喜欢那橄榄味道的人生——苦涩后的清香，这才是真正的甜蜜。

# 我和我的数1班

○林润亮（1991级数学）

数学系1991级数1班，在清华大学众多班级中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集体，却是我人生中最为看重的集体，大学生活仿佛昨日，数1班同学们入学时的张张笑脸还时常浮现眼前。

## 初入校园，闹了笑话

我是从北京市牛栏山第一中学保送进清华的，1991年7月到清华大学报到，参加骨干培训班。报到当天，我就感受了校园的“美丽”和“巨大”，原计划几天后朋友开车把自行车运过来，我当即决定不等了，第二天我从顺义把家里的自行车直

接骑到了学校，大概用时4小时。数学系当年只招收一个班，就是我们数1班。迎接我们班其他同学的那天，我第一次蹬三轮车，带着几名同学和他们的行李，在校团委前的下坡路直接撞到了树上。我的舍友余春峰到现在还一直拿这个事嘲笑我。当然，我现在已经能够很好地驾驭三轮车了。据说，不少清华学生是在迎接新生过程中，学会骑三轮车的。

第一天上学的早上，我作为班长，和我们班的学习委员朱峰一起站在文科楼的东侧路口，只要看到我们班的同学就提醒他们：文科楼就在这里。这时，有个外

班同学，大概觉得我们是指路员，跑来问“医院”在哪里。我告诉他，从十食堂路口向西，顺着路再向南，就可以看到有“红十字”的大楼。那位同学犹豫了一下，说：我不是去打针的“医院”，是去上课的“医院”。我这下可懵了，只好说对不起，不知道。事后才晓得，学校除了有打针的“医院”，还有一个不打针的“一院”，就是我们的“清华学堂”。

### 艰苦的军训，难忘的暑期劳动

我们上大学的时候，军训安排在大一暑期，先是一周的军事理论学习，在校内进行，之后三周我们在昌平防化学院军营训练。记得在军营训练时，同学们要在盛夏的骄阳下站军姿、练正步，军装上的汗水变成了盐粒，同学们还要比赛，看谁的颗粒大，多么无聊的话题啊，但在那时也是一件乐事。另外，军训期间的伙食实在是个考验，同学们都不怎么适应，特别是南方来的同学，顿顿馒头伤不起，但最后也练出来了。军训期间，每个饭桌有一个值日生，因为饭桌上的菜是不多的，所以值日生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本桌抢来看不到豆子的豆汤。

大二暑期，我们有一个月要在学校劳动锻炼。数1班的任务是在后勤老师的带领下，给近春园宾馆边上的草地除杂草。

记得我们劳动之前，那是一片夹杂着不多的杂草的绿地，等我们劳动了几周后，那里就成了片片斑秃。劳动期间的每天晚上，是我们在宿舍的扑克时间。数1班的同学特别有集体娱乐精神，能将两副牌的游戏扩展到四副牌，还创造了自己的规则，那是一段开心快乐的时光。

### 男团第一，“一二·九”合唱

学校每年秋季都会举办“新生运动会”，我们系人不多，重在参与。然而没有想到，我们班的余春峰长跑拿了第一名、谢广明长跑第四名，何长虹跳高拿了第一名，我参加的三级跳远得了第二名。闭幕式公布团体分数时，只有一个班的数学系获得了男子团体全校第一名。同学们兴奋不已，那个奖状一直贴在27号楼403的门上好几年，只可惜没有拍照留念。

“一二·九”合唱比赛，我们数1班决定唱《在太行山上》和《社会主义好》



数1班同学毕业合影

## □ 值年园地

两首歌。副班长何长虹请他的妈妈帮我们复印了歌谱。我利用高中时的合唱经历，将我们班的同学分成了两个声部，在两个宿舍里分别练习，之后再合在一起练。比赛的前一天，我们搬进了新的宿舍楼27号楼，同学们忙活了大半天，晚上本想再合练一次，结果，主题变成了庆祝搬家并预祝演出成功。比赛当天上舞台前，系高年级学生会干部告诉我：之前联系的钢琴伴奏不来了（其实也没有一起排练过）。于是，我作为指挥，只能带着大家无伴奏合唱了，也不知道评委给了多少分。记得外语系唱的是《铃儿响叮当》，英文版

哦！

### 一个班级，两张毕业照

在学校将本科教育学制从五年制向四年制转换的过程中，数学系是较早开始转换的。数1班约有一半同学保持本科五年毕业，另一部分同学四年毕业。所以数1班的集体毕业照实际上是在1995年和1996年分两次完成的。

本科毕业二十载，数1班的同学在世界各地，从事着不同的职业，各自努力着。祝愿同学们大展宏图，愿数学系蒸蒸日上，愿母校发展得更好。

## 我心中的“清华路”

○ 刘保华（1991级精仪）



刘保华校友在人民大会堂出席清华大学百年庆典

25年前，我在父亲的陪同下来到这里。从迈进清华南校门的那一刻，这条

“清华路”就开始了。在夏日灼热的太阳光下，高大的杨树在这条几乎看不到尽头的南北大道上留下了短短的阴凉，我脚下的清华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

离开我的故乡，这里给了我无数个新的开始，直到今天，我依旧告诫自己，自己还要面对许多新的开始。我的故乡是个贫穷落后的县城，生我养我的父母一辈子没有读过大学，我幸运地来到这里，看到碧绿的草坪和美丽的教学楼，一切都是那么神奇和神秘，似乎在那整个夏天，我都在这样的如同梦境一般度过来的。

我是一个保送生，提前接受了学校安排的军训。从第一次和那些军人面对面的接触到两个月无间的相处，给我留下许多